

冰谷《园坵散记》与胶林书写

陈矜孜、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

摘要

冰谷的胶林散文在马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散文主要叙述多元环境底下马来西亚的景致、园坵生活、地方风土人情、人物描写等，具有浓郁个人抒情性质与地域特色以及主要叙述胶工的工作和辛酸史、胶林世界的建构和记录胶林世界的语言，同时记录了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的写实历史。通过文本细读，从时代背景和艺术表现视角为切入点，对主要叙述冰谷的成长历程与创作背景、胶林世界的建构和记录胶林世界的语言三方面进行细节分析，探究其艺术性特征。

关键词：冰谷，马华文学，马华散文，胶林书写，《园坵散记》

* 陈矜孜，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潘碧丝，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

Writings on the Rubber Estates in the *YuanQui Sanji* by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Bing Gu

TAN Kim Ke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FAN Pik Shy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Bing Gu's prose on rubber estate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is prose mainly describes diverse Malaysia's scenery, life in rural areas, local customs, and its habitants, at the same time exhibiting strong personal lyrical natur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is prose also narrate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intersecting with the hard life of rubber workers, the rubber estate construction, and the language medium in such rubber estate. These words are not only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but they are also historical witnesses. They docu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bber plantation industry in Malaysia. Based on thorough read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Bing Gu's upbringing and his literacy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bber estate, and the language medium in it from the era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perspective, and further explores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Bing Gu,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alaysia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on the rubber estates, YuanQui Sanji

一、前言

19 世纪末（1876 年），英国殖民者为了满足该国境内工业化对原产品的大量需求，把橡胶树从巴西引入属于其殖民地的马来亚半岛大量进行种植（姚昱，2008，页 1），与锡矿业形成马来亚的两大需要外劳的行业。橡胶种植业与矿业在当时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勤劳肯吃苦的劳动力。源于此，英殖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通过契约劳工制，招徕大量的印度人和华人苦力。印度人集中在橡胶业，华人则投入锡矿业（SPOT Malaysia 聚焦马来西亚，2019）。二战后，锡矿业渐渐没落，橡胶业兴起，华人转战胶林业。20 世纪 70 年代后，马来西亚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时代，橡胶行情低落，棕榈价格飙涨，胶园已被油棕园取代。马来西亚一度贵为橡胶帝国，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黯然没落，胶工或退休或改行，现实世界的胶园渐渐消失，“割橡胶的一代”多早已凋零老去，下南洋的华人及其后代写在胶林深处的民间历史记忆，也只能在这些故纸堆中寻觅了（冰谷等，2015，页 6）。冰谷是“割橡胶的一代”的马华作家当中，书写胶园生活最多的（张锦忠，2015）。冰谷的胶林书写，除了记录大马华裔在南洋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片段，也见证了新客过番讨生活这一个时代的故事，其中还有他们与胶林生活的共同经验、共同记忆。

二、记录冰谷的成长历程与创作背景

冰谷，原名林成兴，祖籍广西容县，1940 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皇城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冰谷的父亲是年轻时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半岛打拼的新客。他先后当过推泥斗的矿工，种番薯、木薯和粟米的耕农，爬梯子割老胶树的胶工，最终跟胶刀相依为命以至终老（冰谷，2015，页 27-38）。在二十年代中期，出生在原乡广西贫困家庭的母亲，由于长期饱受饥寒孤苦的煎熬，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贫困的生活导致她在年方二十那年，就凭水客递上的一张父亲的照片，而毅然漂洋过海奔向丰裕版图的南洋，下嫁给年纪已四十出头的父亲。这一对年龄悬殊的白发红颜配，很快地就生下三名姐姐、冰谷与妹妹四女一男（冰谷，2011，页 52-53）。

冰谷父亲晚婚，当冰谷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开外。到冰谷稍懂人事时，父亲因为眼疾，已经无法操刀割树胶。家庭经济困顿，母亲毅然挑起养家责任。在橡胶林里出生和长大的冰谷，因为生活环境使然，还没入学就必须帮忙分担家计。六岁那年，即二战结束不久，冰谷开始跟着母亲到十三碑的橡胶园里帮忙母亲抹胶杯与捡胶丝（冰谷，2011，页 104）。八岁那年的某一天，在巴都古楼（Batu Kurau）大园坵里，冰谷边看顾年幼的妹妹，边拿起胶刀割起树胶。一个上午的光景，他辛勤地忙碌几个小时后，终于割了第一桶胶汁献给母亲（冰谷，2011，页

123)。年幼的冰谷因为出生在贫困的家庭, 导致他还未踏进校门求学, 就已经先学会了割树胶。“吃苦如吃补”, 自小懂得灵活地操控胶刀, 这生活技能除了带给他求生计的本事, 这一段不向困难低头的生命经历, 也使他在往后投人大园坵的管理时受用无穷。

冰谷的求学生涯比一般人来得艰苦。1951 年, 冰谷 11 岁, 因为穷困而错过两次入学机会之后, 他终于进入江沙小城里唯一的小学, 也就是江沙大街中段的崇华小学念一年级。在那个年代, 学校还有限制入学年龄, 年长几岁才入学是极普遍现象。很多超龄生都来自贫穷、偏远的乡下、父母多数是胶工或者从事农耕。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压倒冰谷, 反之, 求学的强烈欲望成了一股坚韧的推动力, 促使冰谷凌晨 3 时起床跟着母亲到橡胶园里摸黑割胶, 10 点钟从橡胶园回来, 梳洗与吃饭之后, 就与邻近的三名村童一起徒步上学。来回学校要 14 公里的路程, 所以冰谷调侃自己是长途走路上学的山芭仔 (冰谷, 2011, 页 177-181)。

冰谷的求学之路, 不像现代一般人七岁就入学那么平坦顺畅, 他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小学生涯, 在〈夜路〉这篇文章中就提到了上学途中走夜路的可怕经历:

十一岁那年我投进学校的怀抱了, 但穷困迫我走更多夜路。那时我还不会踏脚车, 每天步行到五哩外的小城去求学, 因为读的是下午班, 到了放学时刻太阳已经暗淡了, 胶林山径又不能通行汽车, 所以我天天要背着书包, 一手拿雨伞一手携电筒, 和另外两个小朋友, 赶好几哩尽是胶林黑暗的夜路。胶林的夜路, 荒凉而清凄, 胶林的夜也多少凝结着恐怖, 尤其是在年幼孩子的心目中。所以有时听到夜梟的叫声, 或是山猫狸的嚎叫, 常常吓得拔脚奔跑, 回到家里冷汗还冒不停呢! (冰谷, 2012, 页 26)

英政府驻联邦钦差大臣亨利·葛尼氏遭狙击殉职后, 烧起英政府的怒气, 实行铁腕政策, 于 1951 年先后开辟了 450 个新村, 将散居乡下的农民全部迁移, 赶入以铁蒺藜围困的集中营, 新村 (New Village)。冰谷一家因此被迫搬迁到瑶伦 (Julun) 新村。这次的大迁徙, 也为冰谷穿林越野跋涉七里路的求学生涯写下句号, 挑灯摸黑割胶的苦差也暂时终结。冰谷在瑶伦新村内的启智华文小学 (后改瑶伦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 继续学业, 直至六年级小学毕业 (冰谷, 2011, 页 213-215)。

冰谷成长的地方江沙 (Kuala Kangsar, The first rubber tree) 是霹雳州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也是霹雳州皇室的所在地, 素有“皇城”之美誉。江沙曾经以生产橡胶闻名, 移植到马来西亚的第一棵橡胶树就栽种在这里, 迄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故此江沙被誉为“马来西亚第一橡胶树”。冰谷的童年就在江沙的橡胶园里度过, 对橡胶园有丰沛情感与纠葛。橡胶园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初、最不可磨灭

的记忆，也成为他丰沛的创作泉源。正如他在散文集《岁月如歌：我的童年》里的自序：

因为贫困，没有寸土归属自己，双亲不得不顺应环境而被迫经常迁徙。同属橡林，际遇变化迥异，生存条件有别，接触层面广泛，丰富了我早年的童年场景。因为贫困，还未入学即已咀嚼人生的坎坷，挑灯割胶成为每天必修的正课，此外是锯树、劈柴、挑水、除草……，使我有机缘提早磨练毅力、提升意志。许多大人负责的操作，就是我童年记忆的架构，成为今天温馨的回忆，和不断思索的书写主题。（冰谷，2011，页13）

冰谷在橡胶林里出生，也在橡胶林里长大，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生土长，本土诗人暨散文作家，堪称是六十年代马华文坛优秀作家。1962年冰谷毕业于霹雳江沙崇华中学，继承父母的职业，也在橡胶林里工作。年方22岁的他，独自离乡到吉打州双溪邦谷大型园坵担任文员。他不但体验了大园坵系统化的规律化管理制度和崭新的经验，也打开眼界，不单深化了他对橡林的体验与认知，也让他对园坵多层面的环境理解得更透彻。

冰谷在这座大园坵里度过25年光阴，住在一间50年屋龄的锌板小楼，每晚挑灯夜战，写下一系列《园坵散记》，刊登在《星洲日报·星云》后，得到读者很大回响，给冰谷的散文创作平添了无限信心和勇气。史学家许云樵先生更是逐篇选入他主编的《南洋文摘》，后来结集成《冰谷散文》（吉打：棕榈社，1973）。这部散文集出版后，受到许多评论家和作家的肯定，奠定冰谷在散文创作上的地位（陈大为，2012，页6）。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指出，马华新文学作品的内容最大的特点是显现了本地意识与本土化思潮。在众多新马华文文学著作当中，散文体是最早诞生的文体（方修，1986，页22-32）。冰谷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其散文叙述主体正符合了方修所提及的，反映了马华社会上的各种风貌与景象。钟怡雯与陈大为一致认为散文是生命经验的折射，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散文，都不可能“无我”。从历史文化的抒写到个人情怀的抒发，无论是批判或抒情，它必须建立在“我”的主观情感或者观点下。其中生命经验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则是构成好散文的两个重要因素（钟怡雯、陈大为，2007）。钟怡雯与陈大为在2007年编选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卷一》中，收录了冰谷1963-1966年期间，创作的九篇以胶林生活为题的散文《陷阱的阴影》《两颗橡籽》《看戏的日子》《野店》《废墟》《雨季》《称胶棚里》《橡果爆裂声》及《橡叶飘落的季节》。他们认为这一系列《园坵散记》的日常书写，历史价值高。

冰谷简洁朴实的文字紧扣着内在情绪起伏的语言节奏，以个人的命运为中心，写活了园坵沉闷的生活，是非常扎实的园坵生活记录。这些文章除了冰谷的成长历程与创作背景，同时也记载了那一代华人胶工的心酸与胶工后代刻苦奋斗的精

神, 文章也显现了胶工如何改变家族命运的过程。这些生活纪实文字, 足以成为华人在马来西亚成家立业的历史记忆。

三、构建丰富的胶林世界

1973 年, 由棕榈社出版的《冰谷散文》是冰谷的第一本散文集, 也是《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的初稿。这本文集按文章性质分为〈断想篇〉〈园坵散记〉〈梦里湖山〉三辑, 共 36 篇文稿。第一辑〈断想篇〉收录 12 篇文稿、第二辑〈园坵散记〉收录 16 篇文稿, 两辑共 28 篇文稿都取材于冰谷成长与工作的胶林生活。通过阅读, 读者们清楚看到冰谷是如何在散文中, 自然且熟稔地经营他的胶林世界。第三辑〈梦里湖山〉9 篇文稿则跳离了园坵范围, 全属旅游文字。评论家符气南在〈胶林的世界——谈《冰谷散文》〉里给冰谷这样的肯定: “他孤独, 但他有一颗不甘寂寞的心, 有着一支锋利的笔, 于是, 他在日子里慢慢以笔画出一个胶林世界来。胶林的世界, 洋溢着一片绿色的生机, 充满乡土气息; 这里边, 有劳动者的欢乐和忧郁, 也有他们对生活的一股强烈的信心。”(冰谷, 2012, 页 219)

2002 年冰谷退休后, 重修〈园坵散记〉。原稿第一辑〈断想篇〉12 篇文稿中书写手法比较现代的〈雨和泪〉, 与其他各篇排在一起时显得不甚调和而被剔除。〈断想篇〉则改题为〈新的信心〉, 〈夜路〉与〈八月风雨声〉则纳入增订版的辑一。第三辑〈梦里湖山〉9 篇旅游散文, 因为不能够维持胶林书写的内容和题材上的完整性, 不得已全辑摒除。冰谷把焦点放在第二辑〈园坵散记〉, 他重新规划在橡林里 25 年的生活点滴文字记录。

《冰谷散文》这部园坵书写经过去芜存菁加以重新编排, 展现精彩纷呈的新面貌。他将前期年少时与后期退休后同一系列的题材合并, 构成题材单一, 比较完整的增订本橡林书写——《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此增订本的文章从早至他少年时踏入荒地的纪实, 到退休后重临胶园的感触, 写作时间跨度长达 50 年(冰谷, 2012, 页 209)。重整后的《冰谷散文》分成〈没有黄昏的日子〉〈弯河的故事〉〈曙光〉三辑。第一辑〈没有黄昏的日子〉保留了〈园坵散记〉的 16 篇原稿, 从〈园坵散记·断想篇〉抽取的〈夜路〉与〈八月风雨声〉, 另增添 8 篇旧稿, 共 26 篇。第二辑〈弯河的故事〉是退休后胶林生活书写的 14 篇新作。第三辑〈曙光〉是初稿〈断想篇〉的原稿, 保留 9 篇, 其中〈断想篇〉改题为〈新的信心〉。三辑共 50 篇文稿, 组成引人入胜的增订本《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

冰谷在〈园坵散记〉增订本重新纳入他在出版《冰谷散文》时，因受篇幅极限而舍弃的文章。在当时被认为是极普遍的生活场景如“椰花酒”“印度庙”“弯河的生态”等，还有被冰谷认为“不重要”的8篇文稿：〈没有黄昏的日子〉〈猢猻〉〈蝙蝠与果子狸〉〈盲眼蛇〉〈野火〉〈生机〉〈热闹的日子〉与〈黎明的钟声〉。这些文章因为时光的迁移，也因为冰谷心态的改变，正当壮年的冰谷认为“不重要”的场景，在他退休后重返胶林时，才恍然发现当年记忆里文章里的景观，已经因为时过境迁而几乎湮灭而有所感触（冰谷，2012，页14）。这些文章在今时今日，反倒成了“非常重要”的园坵纪实文字。这些文字也丰富了《园坵散记》的内容。从《冰谷散文》到《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冰谷的园坵文字交出了一部完整的橡胶林历史记忆。这部《园坵散记》于2011年先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出版，这部繁体字的胶林书写散文集抢先在台湾发行。隔年才在本国由有人出版社以简体字版本推出市场。

冰谷有关胶林书写的散文多次入选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作为年轻学子了解胶林生活和历史的典范文章。小学（马文化出版，2015年版）有：〈橡胶果实爆裂的季节〉，国中初一（泛马出版，1987年版）有〈橡实爆裂的季节〉，国中中二（出版供应社，1989年版）有〈夜路〉，国中中四，（马文化出版，2019年版）有〈两颗橡籽〉以及独中初一下册（董总出版，2019年版）有〈头灯〉。这5篇文章全部来自《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一书。

被收录在2015年马文化出版的马来西亚六年级华文教科书单元11〈响遍胶林的声音〉里的〈橡胶果实爆裂的季节〉（孙秀青等，2015，页81-83），节选自〈橡实爆裂的季节〉，同时也被收录在1987年泛马出版的国中初一的华文课本里（泛马出版有限公司编，1987，页226-229）。《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里的〈橡果爆裂声〉初稿于1965年9月，同年11月22日修正，后或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版，并收录在《冰谷散文》第二辑〈园坵散记〉里。附录的〈橡实爆裂的季节〉刊登于1971年11月14日的《南洋周刊》，是〈橡果爆裂声〉的重写，内容大致相同，唯不同的是增添了橡籽经过提炼的油脂可作工业用途的内容。正因内容改变不大，此文在冰谷编辑《冰谷散文》时就被舍弃了，却被泛马出版社选作华文初中一的课文，因此他把两篇文章同时纳入增订版。这篇文章显示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也有观察细微的心眼，随手拈来的文字就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胶林世界。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写来非常独特，再加上语言精练，描写优美，层次井然有序，所以被编者曾松华（笔名梅井）认同是一篇典范性的作品（冰谷，2012，页49）。在马来西亚经济史上，橡胶业是重要的种植产业之一，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占了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劳工短缺、加工厂原料不足等问题逐渐衍生，导致橡胶生产量大减，大马从世界第一大橡胶出产国，退居至排名第三，每况愈下，退居至排名第五。橡胶业辉煌时期胶林处处的情形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复见，许多胶林改为油棕园，年轻一代对橡胶树没有印象。

《园坵散记》中的多篇文章记录了胶工的困苦生活, 受到气候变化的限制, 经常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 雨水太多雨水太少都影响胶工的收入。如《橡胶果实爆裂的季节》写橡树的落叶季节, 天气炎热, 胶汁停产, 胶工被迫不能去割胶, 因此失去收入, 原本就贫困的生活苦上加苦:

“提及落叶, 胶工们就一筹莫展, 心坎里就有阵阵余哀, 正如渔夫们听到“封港”一样的心惊胆颤! 但是, 无可逃避, 每年总要经历那段凄凉的日子, 总得驯服于季节无动于衷的摧残。”(冰谷, 2012, 页 46)

在文章里, 作者说, 一到“年年三月, 胶林四野如焚的三月, 当橡树完成了最后一片落叶的葬礼, 在风雨频繁的催促下, 很快地枝头又茁长了新芽, 细细嫩嫩的新芽。”(冰谷, 2012, 页 46) 胶工的生涯又看到了希望, 准备投入收割胶汁的日子。当辽阔的胶林发出橡胶果实爆裂的声音时, 预告着橡胶树正处于丰产时期, 声声催促与鼓励着胶工们为生计努力吧! 文章借着橡胶果实爆裂的声音, 勉励胶工不要一直忧愁橡胶落叶不能割胶没有收入, 心情停留在苦闷的情绪中, 应该把苦闷的情绪化成正面的情绪, 期待橡胶树结果, 可以割胶可以有收入的时刻。文章也运用比拟修辞手法, 将风雨当做人来写, 成功突出风雨的形象, 催促胶树快快发新芽开黄花结果实。

在这本书中, 〈雨季〉〈两个橡籽〉写雨水太多给胶工带来困扰, 雨季天天下雨, 不能去割胶, 或割胶中途下雨, 雨水冲淡胶汁, 都会造成胶工收入减少。其他如〈头灯〉〈头灯话沧桑〉〈孤独路上〉〈荒凉的橡胶林〉描写胶工生活的困苦, 凌晨出门到黑暗无边、寂静无声的胶林里割胶, 感受到无尽的荒凉, 内心的彷徨油然而生, 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内心的孤寂和苍凉。

冰谷的散文表述既有形象性、情感性、趣味性、想象性及哲理性。视觉与思绪的细节, 都是构成胶林书写的重要元素, 他用一种自然写作的方式, 以纯朴语言与细节描写, 以及融注在叙述间的生存感受, 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世间万物同体同悲、共存共荣的胶林世界。他的胶林世界也不是一味的贫穷和悲伤, 他也写胶林深处的淳朴和乐趣, 特别是描写胶林里与人共存的各种动物, 如〈猫头鹰〉〈猢猻〉〈盲眼蛇〉〈蝙蝠与果子狸〉〈蛙声灯影〉〈钓河鳖〉和〈乌鸦〉等, 描写了这些野生动物、飞禽的习性, 也描述了胶园儿女如何在贫瘠的生活中, 捕猎野味的乐趣和美好的回忆。

此外, 除了割胶这份正式的工作之外, 冰谷在《园坵散记》描述了在胶园的环境、日常生活点滴, 写夜晚的胶林的有〈夜路〉和〈头灯〉, 幼小的作者在夜路中训练了胆量, 描绘出穷家孩子不畏环境恶劣, 自强不息的性格; 〈野店〉则写作者投入新环境后, 借野店结交朋友, 扩展人脉的过程, 在寂寥的胶林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而〈蛙声灯影〉〈夜声〉〈夜猎〉〈从午夜的雨声醒来〉等, 显示作者的

细心观察和对生活的热爱，擅于思考人生的未来。作者也在文中写出乡野各民族同欢共庆的节庆活动和日常娱乐和生活习俗，如〈看戏的日子〉〈山野的孩子〉〈热闹的日子〉〈酬神的日子〉和〈椰花酒的魅力〉，既是描写其他种族的生活习俗，也描述了乡间淳朴的生活面貌以及各民族和睦共处的情景。

冰谷的胶林书写也一直都紧扣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感想，书写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分类书写目的，只有浓厚的绵密的深入书写，日久有功，逐渐建构起他的胶林世界，成为胶林书写的佼佼者。

四、保存胶林的术语与胶园生活的社会方言

冰谷在他的胶林散文中，也保存了大量割胶行业的术语。随着橡胶行业的没落，有朝一日，胶林和割胶行业或许会在马来西亚大部分地区消失，年轻一代再也知道什么是橡胶林什么是割胶了。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冰谷胶林书写所使用的术语，循声觅迹地去回顾胶林事业曾经的辉煌时代。比如：巡芭（巡视园坵）、称胶（测量胶汁的重量）、割胶（用刀具把橡胶树表皮切开，使胶乳流出来）、橡籽（橡胶种子）、称胶棚（测量胶汁重量的棚子）、胶丝（割胶前，从割口上撕开的条状胶质）、芭头（胶林区域）、收胶（收集胶汁）、头灯（橡园里割胶工人戴在头上的照明灯）、电石（碳化钙）、电石灯（黄铜打造、外国入口，应用电石燃烧发光、火焰青蓝色的头灯）、胶刀（为割胶而特制的 V 形的刀）、抹胶杯（把胶杯里的残余清除）、收胶汁（把一杯杯的胶液倒入桶里，载回胶厂）、割口（胶树被割，胶汁流出之处）、标准粒状胶（颗粒胶）、烟花胶片（RSS 鲜橡胶乳制成，有六个等级）、标准胶（SMR 标准橡胶或颗粒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的天然橡胶新品种）、蚁酸（Formic acid）、卷筒机（把胶片较薄的机器的机）、较胶片（把凝胶一片片送进卷筒机将胶片较成薄片，经过三轮较压，最后一轮卷筒机有交叉的花纹，深入胶片，使胶片快干的过程）、花片（有花纹的胶片）、熏房（Smoke-house 能产生烟和热进行胶片熏烟干燥的建筑物或小房）、烟花（在熏房烘干的较薄胶片）、行头（割胶单位，以棵数为准）等。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国民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三大民族在语言、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元种族社会。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不同文化之间也会相互交融。马来西亚的文化也因此显得丰富多彩，无疑的这是国家的特色和宝贵资产。潘碧丝、杨国庆与林德顺在论文《乡音与区域：论马华散文语言的多元系统》里谈论了由于马来西亚地处东西方文化的中心，又是个多元文化社会，种族混杂，多种语言在族群之间互相借用、渗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南洋风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散文更是表现作家的真性情

与文化背景。尤其在《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中收集的近 50 年来，马来西亚各个阶段最重要的散文作家的作品中，从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大量使用穿插了华人方言土语、在地语言借词以及外来特有词语的文字，南洋的地域色彩非常浓厚进而产生了有别于中国文学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潘碧丝、杨国庆、林德顺，2011，页 133-139）。

在冰谷的胶林书写篇章里也出现了许多马来语或淡米尔语的音译词。其中〈看戏的日子〉冰谷提及：模糊的灯光，疏疏落落地点缀在拥挤的人群里。这不是路灯，是卖零食小档的灯盏。有卖沙爹的，卖冰水的，卖麦粥的，卖面条的，卖拉沙的（冰谷，2012，页 33）。这里的沙爹与拉沙就是马来语 *sate* 与 *laksa* 的音译词。另外一篇〈椰花酒的魅力〉则提及：椰花酒 *Todi* 像沙巴卡达山族的 *Tapai* 酒一样，虽然醇甜，却也会令人醉（冰谷，2012，页 161）。这里的 *Todi* 是淡米尔语，指的就是椰花酒。*Tapai* 则是马来语，一种以糯米酿制的甜酒酿。虽然冰谷只是记录日常生活里的琐事，可是却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社会之间种族混杂，自然出现的多种语言在族群之间互相借用、渗透，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南洋风貌。

与冰谷在园坵里共事的尚有印度人、马来人和其他民族，他生活在多元民族的情景中，沟通语言混杂，生活上也必须不断切换语言，以融入大环境中。冰谷在散文中，善用白描式的语言，掺杂着地方俚语，以真诚质朴的语调娓娓述说日常。这些带有方言性的民间通俗口头词语，形成了他富有本土色彩语言特色的书写。根据朱崇科的论述，本土性是指本土特性、本土特色、本土立场与本土思维（朱崇科，1994，页 9）。冰谷的文字，因为极富生活和泥土的气息，在那个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消除了作者与广大读者群的疏离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就如在与家人话家常般自然舒适，深入人心。

冰谷在《胶园散记》里使用了大量的社会方言，比如：甘榜（乡村）、沙爹（烤肉串）、辣沙（一种粉食）、野店（杂货店、茶档、菜摊的统称）、红土路（黄泥路）、吃老米（吃老本）、吊起沙锅（没得吃）、咕哩（苦力）、咕哩厝（工人宿舍）、拉土迪（弹弓）、打架鱼（斗鱼的俗称）、果子峇（大蝙蝠）、盲眼蛇（一种白天看不见的毒蛇类）、量路官（因失业而无所事事）、蚊跖（小蚊子）、番鸭（泥鸭、红脸鸭）、大光灯（一种以火水（煤油）为燃油的照明灯）、山猪芭（山猪腌肉）、吃风（被解雇）等。

这些在冰谷散文中大量出现的社会方言与地方俚语，凸显了大马本土华人生活中的语言习惯，同时体现大马本土华人的生活色彩。在散文的语言描写中，同时见到了冰谷对橡胶园里口语方言的适应性。其中最突显的一个例子是出现在〈雨季〉中的“咕哩”与“咕哩厝”，这两个由英文单词音译的词语见证了南洋历史的特殊闽南俚语，同时诉说着那些从中国、从印度南来当廉价劳工、帮人干重

活劳动者的辛酸。冰谷将方言口语词汇引入散文创作之中，使文章呈现出一种破碎的口语化景象，使文章更接地气、更富于生活气息。

五、结语

冰谷的散文表述既有形象性、情感性、趣味性、想象性及哲理性。他用一种自然写作的方式，以纯朴语言与细节描写，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世间万物同体同悲、共存共荣的胶林世界。冰谷的散文书写也一直都紧扣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感想，书写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分类书写目的，只有浓厚的绵密的深入书写，遣词用字简练易懂，这就是冰谷散文的特色。

冰谷散文中所出现的不同年代的割胶用具、园坵制作胶片的各种器具、橡胶行业的专业术语、动作、胶园生活的社会方言等将会随着时间走入历史，渐渐被人遗忘。冰谷的力作《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胶园书写给我们留下历史记忆，成为橡胶历史和马华文学珍贵的材料。

参考文献

- 冰谷（2011）。《岁月如歌——我的童年》。有人出版社。
- 冰谷（2012）。《橡叶飘落的季节——园坵散记》。有人出版社。
- 冰谷（2015）。《阳光是母亲温暖的手》。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冰谷、张锦忠、黄锦树、廖宏强（2015）。《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大河文化出版社。
- 陈大为（2012）。序。载于冰谷（主编），《橡叶飘落的季节》（页6）。有人出版社。
- 泛马出版有限公司编（1987）。《华文初中一课本》。泛马出版社。
- 方修（1986）。《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与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
- 潘碧丝、杨国庆、林德顺（2011）。乡音与区域：论马华散文语言的多元系统。《外国文学研究》，33（6），133-139。
- 孙秀青、黄慧玲、周锦聪（2015）。《华文六年级课本》。马文化出版社。
- 姚昱（2008）。从殖民地经济到现代经济-战后马来西亚的橡胶政策及其影响。《东南亚研究》，4，10-16。
- 张锦忠（2015年，6月27日）。在橡胶树影下，我们的百年孤寂。《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news/wenhui>
- 钟怡雯、陈大为（2007）。《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卷一》。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朱崇科（1994）。《本土性的纠葛》。唐山出版社。
- SPOT Malaysia 聚焦马来西亚（2019，4月29日）。《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历史》（脸书视频）。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spotmcapenang/videos/%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D%8E%E4%BA%BA%E6%96%B0%E6%9D%91%E7%9A%84%E5%8E%86%E5%8F%B2/2175833322493086/>